



蔡元培 鲁迅 胡适 郭沫若
徐悲鸿 郁达夫 张大千 梁实秋

婚恋悲喜剧

范枫 编

长春出版社



蔡元培 鲁 迅 胡 适 郭沫若
徐悲鸿 郁达夫 张大千 梁实秋

婚 恋 悲 喜 剧

范 枫 编

长 春 出 版 社

(吉)新登字 10 号

婚恋悲喜剧

范 枫 编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爱宗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长春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印张:7.625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71 000

印数:1—5 000 册

ISBN 7—80604—057—9/K·6

定价:5.10 元

目 录

蔡元培的夫人皆才女 (1)

“翰林夫人”王昭

“校长夫人”黄世振

“院长夫人”周峻

葬身香港，遗孀及子女情况

鲁迅爱情三部曲 (11)

琴姑恨无缘嫁鲁迅

留日传回阵阵绯闻

衔命返乡为母娶媳

朱安是贤惠的儿媳

鲁迅和许羨苏热恋

我战胜了，你是我的

许广平鲁迅的真爱

朱安许广平生死恨

胡适婚姻趣闻 (29)

为母承受包办婚姻

躲在帐内羞见夫婿

十年爆竹越陈越响

嗜好麻将做豆渣宴

小脚随大名垂宇宙

共享浪漫朦胧醉意

自我抚慰悲怆心灵	
婚外情爱上女侯相	
郭沫若的中外姻缘	(41)
发妻守活寡，孤衾已独宿	
爱上日本女，同结连理枝	
别妇又抛雏，两地长相思	
为了安娜像，于立群不快	
近在咫尺间，竟要人传信	
我是中国人，要死在中国	
徐悲鸿亦悲亦喜	(49)
徐悲鸿的三妻及其子女	
蒋碧微如是说	
艺有传人 发扬光大	
郁达夫恩恩怨怨	(98)
郁达夫和孙荃	
郁达夫与王映霞	
大师与校花	
历劫残存的郁达夫情书	
张大千的金石情	(156)
张大千的韵事与家务	
杨宛君生死恋	
梁实秋的温柔之乡	(197)
梁实秋——四千多个春天	
温情又专情的梁实秋	
梁实秋、韩菁清部分情书	
后记	(240)

蔡元培的夫人皆才女

蔡元培（子民）是一位“以一身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的“中国一完人”（蒋梦麟语），他提倡“以美育代宗教”，允称创见。而他对夫妻一伦的看法，极为认真，终生反对纳妾。他三娶两赋悼亡的故事，却甚少有人提起过。今将蔡元培的3妻（原配与两继室）分别尊之为“翰林夫人”、“校长夫人”、“院长夫人”。

“翰林夫人”王昭

年轻时山阴（今绍兴）才子蔡元培，是一个“拘迂”（黄世晖语）得很的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母亲周氏因病去世（父亲宝煜早于光绪三年六月病逝），居丧期间，必欲行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所阻，是时行年二十、尚未娶妻的蔡元培趁夜阑人静，忽挟枕席赴棺侧，长兄元汾、三弟元坚闻之，“知不可阻，乃设床于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1888年，“母丧既除而未葬，其兄为之订婚”（未婚妻王昭乃薛炳的姨妹，由薛介绍，蔡、薛少时同受业于懋修先生），蔡元培闻之，“痛哭，要求取消，自以为大不孝”（黄世晖《蔡子民先生传略》），结果未能如愿。是时蔡元培仍未中举，朝夕在

同乡徐仲凡的古越藏书楼读书、校书。1889年，与王昭结婚。新郎时年23，知书能文，亦工吟咏，新娘大新郎一岁，“结婚后七日，我去应科试，列第一名”（蔡元培《自写年谱》）。

1892年，蔡元培“连捷成进士，”1894年春，授职翰林院编修。蔡、王婚后的生活，开始并非如鼓琴瑟，相敬如宾，由于“翰林夫人”王昭有洁癖，坐席、食器、衣巾之属，非与同癖者或触之，则懊憾欲死。睡则先去外衣，次去裙，必以湿布遍拭发及衣衽，盖十年如一日。其始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君又尚气，又不受拂逆之词。余好奢，而君持之以俭。余不欲近细事，而君持之以勤。余于时持嫁从夫之义，时有以制裁之，君虽不能不相让，而心滋不悦，以是得肝疾。”“君澹于世荣，自归余，余侥幸入科第，君不以为喜。及官京师，阒然不趋事权要。”（《悼夫人王昭文》）1896年秋，长子根生于山阴。1898年春，次子煦（无忌）生于北京。

由1899年开始，思想日新的蔡元培逐渐摆脱一家之主的大男人主义，认识到要女子盲目奉行“三从”中的“出嫁从夫”，已不合时宜。自言：“近一二年，余深绎平权之义，自由之界。”1900年2月，蔡元培写有《夫妇公约》25条，虽仍坚持家庭之内，“终以男主为政职”；至于婚姻，则反对盲婚哑嫁，“当由男女自择”，婚后可以离婚，“不称职者去之可也”。认为“保家之术，第一禁缠足”，“以生子为第二义”，“生子这事，第一交合得时”，“第二慎胎数”，“养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职，6岁往前，妇任之；6岁以后，夫任之”，“教子当令有专门之业，以养其身”。最后一条提到：“男子之征逐也，女子之妆饰也，凡费时而无益者，皆撙节之。”蔡元培在家中时常以“解足缠、去华饰、不惑鬼怪为言”，夫人王

昭听后，“颇以为然。而将次第实行之，余亦不之强，而俟其深悟而决去也，是以各信谆劝之有趣，而几忘押媒之为乐。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悼夫人王昭文》）。1900年4月间，蔡元培为“宁绍会馆”事往嘉善，二十六日，得襟兄薛炳信，言王夫人有疾，促早归，五月初二日，直返绍兴家中，初九日，王昭去世，年35岁（1866~1900），元培浑泪撰文悼。

1901年5月初9日，蔡元培于亡妻去世周年忌辰，在上海（时任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特班总教司）掘管记下丧葬时所撰的三副挽联：（一）“维新党人，吾所默许，乃不及于难，鹿车南返，鸛巢暂栖，尚有青毡，博得工资同一抱；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纆，不堪遗恨竟终身。”（二）“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尝与我争持礼俗，问浑圆大地，安置幽冥？嗟乎，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三）“安知早死非为福；岂有下愚不及情。”

“校长夫人”黄世振

当原配夫人之卒已过一年，友朋劝蔡元培续娶，并为之介绍相当的女子。对于第二次婚事，蔡元培《自写年谱》里有如下记述：

“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意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为学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

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童君识余杭某局长叶祖芎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直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刲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以与黄女士订婚，辛丑结婚于杭州。”

江西都学黄世振女士字仲玉，记《蔡子民先生传略》的黄世晖是她的弟弟，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02年元旦），元培与继室黄世振在杭州结婚，新郎时年35，新娘芳龄未详。行婚礼时，“不循渐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字”。午间祭祖，“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黄世晖《蔡子民先生传略》）。来宾中陈黼发宸即席引经据典，说明男女平权之义，宋恕则主张男女双方应以学行相较，不同意平等之说，戏称：“倘要黄女士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待黄女士，何止平等呢？反之，黄女士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从何平等呢？”新郎致答词时，笑言：“学行虽有先后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象这样的征婚条件、结婚仪式，不但在当年是骇人听闻，即使在90年后的今时今日，亦万中无一，婚后如鱼得水，夫人为得力内助。

1902年冬，长子根因病去世，年仅7岁，是时蔡元培正起程为“爱国学社”筹款，“其家来告，长公子气已绝，子民先生浑泪嘱友处后事，登轮而去。余亦送之者，始教其临难不乱，承诺不苟变，竟有如此者。越三日，得六千元而归，爱国学社竟确立矣”（吴敬恒《40年前之小故事》）。1904年4月20日，长女威廉生于上海，元培自言：“威廉幼年仍随母黄仲

玉（即黄世振）夫人到绍兴及杭州、新城等处，时我正游学德国也。”（《哀长女蔡威廉文》）。1904年初，三子伯龄（又名柏林）生于绍兴。黄世振于清末任上海闸北共和女校校长。

民国元年（1912）1月，蔡元培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2月18日，奉派为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专使。23日，与唐绍仪等32人在东海再次发起成立“六不会”、“社会改良会”，其中包括不纳妾。7月，辞去教育总长职务，9月，偕夫人黄世振、长女威廉、三子柏龄赴欧留学。1913年6月，以宋教仁在上海被杀，挈眷返国；9月，“二次革命”失败，偕夫人、女威廉、子无忌、柏龄又离沪赴法，威廉入天主教小学。1916年6月，袁氏去世，11月，携眷离欧返上海。12月，黎元洪总统任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上任后揭示大学为研究学术机关，并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宗旨，为北大创下学术自由学风，影响深远。1918年1月15日，“校长夫人”黄世振任北京孔德女校校长，19日，蔡元培草拟《北大进德会旨趣书》，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甲、乙、丙三种会员基本守则。1920年11月24日，为交涉退还庚子赔款事，只身赴法，行前黄世振虽患重病，仍劝丈夫“按预约之期而行”，蔡不肯。夫人“自料不免于死，常祈速死”，以免耽误丈夫行期，当时蔡以为“此不过病中愤慨之谈”，28日，在船上发一无线电与代理北大校长蒋梦麟，询问黄世振病况，复电仅言“小愈”，蔡心知不妙，因为“小愈”必加剧之讳言。1921年1月1日，黄世振在北京法国医院去世，享年未详（？——1921）。9日，得蒋梦麟、谭熙鸿电，始悉夫人去世，“我心甚痛（蔡元培《西游日记》），和泪手撰《祭亡妻黄仲玉》一文为悼，后不少中学国文课本将之作为范文，写来一字一泪，首段云：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痾痒，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铭记汝往之言以自检耳！”

“院长夫人”周峻

蔡元培第三次做新郎，时值民国12年（1923），是年新郎57岁，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这次的择偶条件为：（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须熟谙英文而能为研究助手者。属意于上海爱国女学（光绪三十年蔡元培继蒋智由任爱国女学总理，是时尚无校长名称，蔡元培、黄世振均为女校发起人）旧生南京人周峻（养浩、养友）。周女士芳龄33岁，在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时即来就学，又进承志、启明学校，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任教安徽女子师范，上海神州女学等校。蔡托前任爱国女学舍监杭州徐仲可（蔡元培中举时同年）夫人何墨君介绍，得周峻同意，于3月15日在上海订婚，蔡元培老尚多情，手书：“谨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君订婚。中华民国12年3月15日，蔡元培”。7月

10日，与周峻在苏州留园结婚，蔡元培《杂记》手稿记云：“客座设礼堂，音乐队间歌奏乐。有客来要求演讲，因到礼堂说此次订（缔）婚之经过。”20日，蔡元培偕新婚夫人周峻、女威廉、子柏龄离沪赴欧，8月13日，舟中赋《题留园偕照》结婚照片七绝一首：“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蝶泳鹤飞常与助，相期各自有千秋。”10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养浩、威廉始学意大利文”。1924年1月，由比利时移居法国，周峻入巴黎美术专科学校。威廉入里昂美术专科学校习油画（威廉后于1928年离法回国，任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18年，曾为女作家丁玲（蒋冰之）绘油画肖像一幅，1939年5月病逝昆明，年36岁）。蔡元培一面埋首著述，一面协助吴敬恒、李煜瀛办理“华法教育会”、里昂中法大学事宜，柏龄仍留此学工。14年1月，偕夫人移居德国，入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

1926年2月3日，蔡元培应北京政府（国务院许世英）教育部（总长易培基）电促，偕夫人返抵上海。以北洋政局日非，加以是时南北交通梗阻，遂留沪不前，无意北上。7月，正式提出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不果。12月1日，爱国女学举行创校25周年纪念会，因事未能出席，由夫人周峻代为宣读讲词。1927年8月4日，次女盎生于上海。1928年4月，任首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以迄去世。5月，任大学院（同年10月国民政府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1929年4月，周峻于相夫教子之余，出其所作油画《蔡元培半身像》展出于“全国美术展览会”，像主在画左上角亲题七绝一首：“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5月1日，四子怀新生于上海。1930年7月10日，值结婚纪念，赋七绝二首、中有句云：

“难得月园花好夜，双肩窗下话苏州。”12月2日，五子英多生于上海。1934年3月，《上海妇女提倡国货运动会月刊》以周峻所绘的一幅《巨舶渡海图》作封面，蔡元培题七绝一首。

1935年12月，赋《南京迁居告养友》七绝二首，中有句云：“新居恰傍鸡鸣寺，时有钟声到耳旁。”“愿卿认取故乡好，揽得秋光入画图。”

1936年，年70（蔡元培生于（1868年1月11日），若迤以同治六年为1867年计算，是年已届古稀之年。1月11日，与夫、子女出席中央研究所同人举行之蔡院长70寿辰庆祝会。3月7日赋《用孟襄阳和张明府登鹿门山韵贺养友46岁生日》五律五首。冬，大病几殆，经救治后渐告痊可，病后健康大不如前。

1937年3月25日，赋《雪后贻养友》七律一首，7月，抗战军兴，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11月13日，上海弃守，避居租界“孤岛”。27日，由周仁、丁燮林陪同，由上海乘船前往香港。本打算经香港取道前往西南大后方，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以年老体弱，不宜远行，暂时留港静养，与亲人通信，化名周子余（子民、周余语出《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子遗。”周乃母姓，寓母周之子），“自来港以后，绝对不应酬，不轻易见客”（《复次子蔡无忌函》）。12月29日，夫人率一女两子乘船至港。1938年1月，一家5口在九龙尖沙咀柯士甸道156号京士柏大厦楼下2号赁屋而居。1939年3月31日，以旧历2月为夫人寿辰，赋《为夫人周养浩寿》七律一首，诗云：“邛厂生涯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春到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

葬身香港，遗孀及子女情况

1940年3月3日晨，蔡元培于如厕回房时，失足仆地，突然吐血多口，家人急召医诊治。由于是日为星期日，故所延商务印书馆特约西医朱惠康至午始到，为加延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会诊，咸认为系胃瘤出血，由于病人年事已高，宜防意外。商定过海送往跑马地养和医院救治，途中由夫人周峻、朱医生侍伴。5日上午9时45分，终以年高体弱，与世长辞，享年74年（1867——1940）。夫人周峻，女晬盎，子怀新、英多随侍在侧。子无忌、婿林文静闻耗，匆匆自昆明飞港，由无忌主持丧礼，子柏龄（与法国女子结婚）战后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远居法国，不及赶返奔丧。后以归葬无期，就近卜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由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校友叶恭绰书“蔡子民先生之墓”刻石。1978年，北大校友发起重建蔡校长墓碑，新碑较旧碑大5倍。蔡元培客死香港时，夫人51岁，女晬盎，子怀新、英多分别为14、12、11岁，教育子女成才的重任自然全部落在蔡夫人周峻一个人身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事起，香港沦陷。是时蔡家在北角英皇道永兴街，闻北大油库大火，周峻匆忙举家迁到朋友家暂住，在连衣物都来不及带走之时，仍抢救出部分蔡元培手稿，其中包括《自写年谱》、《西游日记》及晚年所定的诗文。1942年，带子女回到上海，“为逃过日本兵的耳目”，周峻把手稿拆成一页页，藏在棉被里，偷运出境。蔡元培所遗子女：无忌，在解放后，曾任外贸部局长、顾问，1980年逝

世，年 83 岁。柏龄，在法国。晔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后任职于上海生理研究所电子室，通晓英、法、俄、德、日 5 种语文，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测验计算中心高级工程师。怀新，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物理系副主任，专攻自然科学发展史，现任复旦大学教授。英多，任国务院第三机构工业（后改称航空工业部）一直属厂技术员。各人学有专长。周峻晚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革”开始后受到抄家之苦，蔡元培手稿被抄走（后获发还）。1975 年 7 月，周峻病逝上海，享年 85 岁（1891~1975）。

[郑仁佳]

鲁迅爱情三部曲

琴姑恨无缘嫁鲁迅

1898年，春雨连绵的一天，鲁迅给祖母和母亲恭敬地磕了头，带着捆好的行李，就要到南京去读书。母亲含着眼泪对他说：“俗话说，‘穷出个状元’，你可要争气！”当鲁迅从母亲手中接过了家中仅有的8元钱的时候，仿佛感到钱上还烙着母亲的体温，顿时全身的血都向心头涌流，他不忍让母亲看见自己的眼泪，便返身踏上新的征途。

鲁迅走后，母亲想孩子已经18岁了，这几年风风雨雨，难得安宁，现在是应该给他谈一谈亲事的时候了。绍兴旧时风俗是同姓不能成婚，即使房份很远，甚至并不同族，但只要同姓也是不能结婚的：姓不同，即使是姨表姑表，血缘很近，倒是可以成亲，还美其名曰“亲上加亲”。因此，母亲首先想到的提亲对象，是鲁迅小舅父鲁寄湘的大女儿琴姑，并且向舅父家提过这桩婚事。

小舅父是个郎中，家有4个女儿，个个汉文挺好，琴姑尤其出众，能看极深奥的医书。她比鲁迅小两岁，属羊的。她十一二岁时，父亲曾带她在鲁迅家住过几天。他们年龄相仿，

都爱读书，又常在一起玩耍，两小无猜。因此，琴姑对鲁迅有深刻的印象。后来，鲁迅母亲去提亲，琴姑虽不好说什么，但心中是很愿意的。可是按着绍兴乡俗，男女成亲一要门当户对，二要生肖不犯冲，八字不相克，三要女方的年龄稍大于男方，以便侍奉公婆，料理家务。如果琴姑婚配鲁迅倒是门当户对，年龄小了两岁，也倒无妨，可是琴姑是属羊的，俗话说“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属羊的女子要么嫁给算命先生这种命特别硬的男人，要么屈做‘填房’，因为人们认为男子死了元配，其命必然凶强。偏巧，鲁迅出生时是“蓑衣包”（胎盘先下来），乡俗认为这样的孩子虽然有出息，但命弱，难以养大。所以家人除了满月时祭祀，求神佛保佑之外，还特地为鲁迅拜了一个和尚做师父，表示已经出家，免得神鬼妒忌，动手抢去。这样通晓人情事故的“长妈妈”做出来反对这门亲事，说是“犯冲的”。长妈妈的主观愿望是为了鲁迅，可好经她一说，这门亲事再也不提了。后来小舅父把琴姑许配给另外一家，不久病逝。琴姑临终时对服侍她的贴身妈妈说：“我有一樁心事，在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樁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

鲁迅到南京以后，于农历四月初五，考取了江南水师学堂的试习生，3个月后转为正式生，但他觉得这个学校“乌烟瘴气”，就在9月间转入了矿务铁路学堂。因为这个学校请的外籍教师尚未到校，延迟开学，他就顺便回绍兴探亲。他不知道母亲曾向小舅父家提过亲，以后或许也有耳闻，或许根本不知，反正他后来没有提起这件事，况且也无须提及了。

鲁迅在外读书，也对母亲时时想念。鲁迅已经18岁了，他的婚事尤其让母亲着急。恰在这时，住在隔壁的谦少奶奶